

敬悼真覺學嫂

王樹芳

本年夏季甚少收到真覺兄的信，正以他們兩位的旅況爲念，暑期中各校渡假休息，趙學長的研究工作，何以如此其忙，心殊不安，八月下旬在朱蘭成學兄函中提起了學嫂痼疾不治的噩耗，不勝驚悼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是一位魁梧女性，爽直寡慮，精神蓬勃，真不信會生此病，旋悉真覺兄痔疾初愈，施手術後甫出醫院三天，遽遭鼓盆之痛，頓失良侶，其哀慟之情，可想而知。

余與趙學嫂，係同鄉，先輩有世誼，抗戰時期，在渝工作，真覺兄在大部主持郵電要政兼理交通復員計劃，余以所職部門有關交通工具製造，舉凡技術工程，人員儲備，訓練考察，設備所求，常與過從，彼此公忙，每被邀往其寓，夜以繼日，學嫂殷勤款待，如對家人，真誠懇摯，溢於言表，其薄已豐人，優容好客之熱情，令人不能不予敬佩，在當時後方物力維艱之際，當主婦的苦心，祇有真覺學長知道，其性情之豪爽，常識之豐富，談笑風生，訓子有方，助夫不懈，此真覺兄事業之所以成功，無論在公事方面，學術方面，同學會，工程師學會，學嫂之熱心鼓勵，亦唱亦隨，可謂是其最大之助力。

回憶民國四十九年大陸變色的前夕，他們伉儷攜子經日赴美，在橫濱停了一天，我們獲到機緣，海外話舊，無限滄桑之感，驟敘乍別，又賦驪歌，年來常聞學嫂操勞過度，健康較差，不圖竟染絕症，五度刀圭，起生乏術，嗟乎痛哉，友好中聞之，沒有不爲之惋惜，不過她的美德摯情永遠不會磨滅，確是一位賢妻良母，可以當之無愧，謹書數語，以誌哀思。

台居散記

孔繁柯

美國 周 瑜

我不是甘迺迪總統，如果夢想一比，那我一定是神經了；但是，但是，就我們知識份子言，他好像是我們的影子，那種清新的氣息，我已經找了許久；可是，可是，我才找到了他，他又失去了。

他所寫的「勇士畫像」，不就是和孟夫子一樣具有正義的書生氣質麼？他明辨深思，散亂厚密的髮式不就是我們家族中出類拔萃好學的千里駒麼？他提出新境界的呼喚，他的總統就職詞，若刀刃之新發於礪，不就是我們朝夕聽想所願一體崇拜的政治家麼？……他的太太雅克琳·李·葆薇爾，不就是我們鄉里往返最親熱最可愛的新嫂嫂麼？

甘迺迪總統是美前駐英大使約瑟，派垂克，甘迺迪九個孩子中的一個，自小在友好競爭及嚴格討論當代問題的氣氛中長大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指揮第一〇九號巡邏魚雷快艇，該艇在對日作戰中被擊沉，他曾因拯救艇上人員安全脫險的勇敢博愛行爲，榮獲海軍全體的讚揚。

天假以年，安知不是林肯。以其天賦之雄，邱吉爾爵士或當退避三舍！

十一月廿三日余得噩耗，鎮日少歡，遍搜枯腸，思得一中國士人相比，久之得周公瑾。周瑜先生那時在江南，局面非如今日世界之宏濶，但是我相信周公瑾生在美國，憑他的與文才武略，足智多謀，喬國老的快婿，下屆出任民主黨候選人，一定像一顆慧星在新大陸的天空升起，吐射着萬丈光芒。而英姿煥發，不亦一樣的受着萬千婦女鼓噪歡呼無邊的傾慕麼？

蘇東坡，你怎麼搞的？

由周公瑾不禁又聯想起蘇東坡了，他那首浪淘沙赤壁懷古，實在他想比周公瑾的，可惜他沒有周公瑾的武略，也許他沒有周瑜那種際遇；內邀椒房之寵，外來曹操南侵。

在展覽會每見東坡先生書法，神妙無比，真是一可兒！蘇公詩詞文章，畫品書法，均擅勝場，管見以詞最超邁絕倫。其水調歌頭，佇興之作，格高千古

，拜讀一過，仙風襲人。詞曰：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（蘇公三杯下肚，醉了。）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（天真畢露，醉話，酒後膽怯，你看他搖首了，但豪氣未盡。）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（雅，比今日之醉翁如何？）

轉朱閣，低綺戶。（華爾滋。Spin Turn）照無眠，不應有恨。（酒意漸消，良知來了。）何事長向別時圓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（醒來下定義了。）此事古難全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（人生得一知己，雖死無憾。）

蘇詞未有曲譜傳下，但讀起來節奏鏗鏘，好像蘇公在拍手，蘇軾啊蘇軾，你怎麼搞的？（杭州土語。）

一字之師

前期友聲曾記謝銘怡師大世兄二世兄一節，學長中頗病稱呼世兄為不當，原意「世」交稱「兄」當為平輩，不料「世兄」指晚輩也。真是活到老學不了！第一個來糾正的是王知勵學長，心頗感之。但王兄亦不知再下一輩應作何稱，其實當稱「世講」。知勵兄少爺大婚，我送喜幛稱曰世兄，其文孫彌月，我送喜儀稱曰世講，老世伯要「講」一「講」了。下筆用字之難，實費推敲。余少時鄉間大戶，每

聘有西席及帳房，若輩對稱呼特有研究。春申盛氏昆仲，長曰盛頤，二曰重頤，三曰昇頤，次序井然，乃知究竟官宦世家，必有通人命名。王學長裕鯨女公子曰景福，少公子曰安福，每歎「安」字下得妙，細詢乃知係前南洋中學王校長所命名者也。

取「名」不易，要平仄和諧，梅蘭芳程艷秋讀來多麼順口！如在下名字，「孔」是姓，「繁」是輩份，皆不能改，壞在我的私塾老師（寒儒）取了一個閉口音「柯」字，現在老了，「苦」了，不能改了。諸位學長，為令文郎文孫取名時要注意！

鄉本佳人

深夜讀梁衆異詩，語語真切，不覺起「鄉本佳人，奈何作賊」之感。及覽汪精衛雙照樓詩集，更泫泫欲涕矣。

相傳汪氏親日諸逆陳公博林柏生諸民誼輩，臨刑時皆尚從容。乃知漢奸亦分好幾等。余在小學讀書時，對會左彭幫清朝打洪秀全，頗不謂然；其後稍稍瀏覽近代清史，乃知會李（鴻章）沈（葆楨）張（之洞）盛（宣懷）諸公，皆見識宏毅，建樹維新，昔之尹仲容也。民國以後，吾黨偉人自無庸述，所謂軍閥若張作霖、吳佩孚輩，亦得重寫，其戮力建設裕民各節資料，得多多搜集。

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」

徵信

原本笨拙的筆頭早已乾枯到寫不出東西，別人看到這些乾燥無謂的「文章」，恐也早已頭痛，而兆慶學長可能奉「內政部長」之命又來催稿，打了許多次電話找我們南部總聯絡幹事陳學長乃東，都說是公出臺北，既然公出臺北，也就不就近向副總幹事翁學長報到，豈不該罪加一等，好容易打聽出乃東學長已南返，電話中也聽到聲音時，却說是公私兩忙，無暇執筆，再囑僱勞，我天生勞碌命，本該為諸學長們效勞，奈搜索不出枯腸何！

且記一段陳舊往事聊以塞責：

話說當上海淪陷於日軍後，母校托庇於當時之租界內繼續假中法大學及中華學藝社兩處上課，使莘莘學子不致失學，廿九年夏我們一級同學畢業後，同學們紛由各路向大後方移動參加神聖對日抗戰行列，在如此動亂時期，同學極少能再聚首一處，為免各同學失去聯繫，徐修惠學長及我乃發起「循環通信」，其辦法係由徐學長在一本練習簿上寫好一封信後寄給我，我看過他的信後，接下去自己也寫一封信在上面，轉寄給第三位同學，如此順序連續轉寄遞最後又回到修惠學長處，第二次循環可依不同路線傳遞，且在第一冊循環通信簿寄遞途中，因時間過久，不等它返

葉于鎬

回修惠學長手中，第二冊第三冊每隔相當時期即寄發一冊。

這種循環通信簿有各種優點，一位同學寫出一封信，很多位同學都可看到接到一本循環通信簿，不止看到一位同學的信，而是許多位同學的信，真是琳琅滿目，雖然看到的時間不免有快慢，但對溝通同學間消息，增進同學間感情極為有效，有些同學平時懶於寫信，然接到此循環通信簿時怎好意思壓住不轉，既將其轉寄，又怎好意思不加上幾句話，至少報告一些個人自己的近狀，如此循環通信的目的已達到。

「友聲」一詞顧名思義當然是校友的聲音，也就是校友的訊息，它的創始是那麼簡單，也可說是簡陋，當時主辦的學長再也不想不到它會繼續不斷直到今天，更不會想到其成就竟如此之大，不僅它本身成了同學間聯繫的中心，交大同學會的許多成就甚至電子研究所的開辦等等，又豈不是受它的影響或經它聯繫，凌校長特別注重「友聲」中友訊一欄，亦足見凌校長關心校友間消息之相通。

處在目前環境下，校友們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，不是為工作忙就是為生活忙，能夠不時坐下來花一段

（下轉十四頁）